



An Na Ka Lie Ni Na

安娜·卡列妮娜 上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徐 潜◎主编

郝 崇◎译写

吉林文史出版社



An Na Ka Lie Ni Na
安娜·卡列妮娜 上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徐 潜◎主编

郝 崇◎译写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娜·卡列妮娜/(俄罗斯)托尔斯泰著;郝崇译写.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3. 2 (2008. 12 重印)

ISBN 978-7-80626-075-3

I. 安... II. ①托... ②郝...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缩写本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0400 号

安娜·卡列妮娜·上卷 (上下卷)

原 著 【俄】列夫·托尔斯泰
主 编 徐 潜
译 写 郝 崇
责任编辑 张 克 张雪霜 钟 杉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5.25
印 数 5 001—10 000
书 号 ISBN 978-7-80626-075-3
定 价 48.00 元 (全二册)

导 读

庸常的家庭生活是埋葬爱情的坟墓吗？

列夫·托尔斯泰的回答是：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构思于1870年的《安娜·卡列妮娜》1877年方才写毕。托翁的初衷只是想叙述一个上流社会妇女红杏出墙的逸事，但人道主义的良知使作者放弃了这个宫闱秘事的俗套，而是探讨了道德与人性、家庭与爱情、信仰与救赎等的矛盾、对立，以及调和冲突的企图与可能。

结构上的复线交织与安娜的精神历程巧妙地融台在一起。相识时的左右为难与恋爱中的不顾一切、忏悔后的痛苦煎熬，均写得入木三分、丝丝入扣，而安娜卧轨时的内心冲突更是一唱三叹、惊世骇俗。

动荡的社会变革使贵族阶层原本就脆弱不堪的家庭伦理土崩瓦解，而安娜追寻的正是与爱人灵魂的契合与

自由，但在虚伪的道德说教面前，这个勇敢而无助的女人只能是挣扎、绝望，并注定有一个悲剧性的归宿。这，是性格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对托翁严肃的现实主义风格、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关怀肃然起敬。

目 录

一、希望与绝望	1
二、心照不宣的秘密	39

一、希望与绝望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斯捷潘·阿卡帝耶维奇·奥勃朗斯基公爵家正被不幸的阴影笼罩着。妻子陶丽发现丈夫与前法国籍家庭教师关系暧昧后，拒绝与丈夫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三天来，家里混乱不堪，男主人不爱回家、女主人寸步不离自己的房间、孩子失去管教任意妄为、仆人们纷纷辞工。面对此种情况，奥勃朗斯基一筹莫展，只得把恢复家庭原状的希望寄托在即将从彼得堡到来的安娜·阿卡帝耶芙娜·卡列尼娜身上。

在妹妹到来之前，奥勃朗斯基在想不起自己妻子的时候基本保持着舒适的生活习惯，心情也较愉快。但遗忘是不完全的，他不可避免地被夫妻失和的烦恼纠缠着，微笑在他英俊的脸上停留的时间总是很有限。其实他是个乐观的人，总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他曾试图自己与妻子和解，但不能忍受丈夫的背叛行为的陶丽伤透了心，她不肯原谅不忠的丈夫，于是奥勃朗斯基就暂时放弃家

庭问题到衙门办公去了。

奥勃朗斯基并不了解自己的妻子，陶丽虽然嘴上非常严厉地对待这件不名誉的事，心里还是难以下定决心结束与丈夫的关系的。陶丽是想过带着五个孩子离开这让她伤感的住了九年的家，但她又不能不为存在的各种困难瞻前顾后。并且，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她依旧不可救药地爱着自己的丈夫。

陶丽爱着丈夫是有理由的，因为在莫斯科政府部门任要员的奥勃朗斯基是一个非常温和、聪明处处讨人喜欢的人。他那儒雅的君子风度，使他能与任何人友好往来，在上司、下属和朋友中游刃有余，人们总是亲切地叫他“斯蒂瓦”。他的朋友遍布各个阶层，大臣、演员、商人、侍从武官都与他交往，上至 60 岁的老人下至 20 岁的青年都合得来，而且这些人几乎每一个都可称为他的密友。

列文就是奥勃朗斯基的密友之一，他们是那种有着深厚情感基础的超过了香槟酒意义上的朋友，尽管两人在思想行动上走着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奥勃朗斯基像大多数贵族后裔一样在接受完教育后在政府部门任职，过着体面而高雅的生活，而列文则宁愿抛弃豪奢的城市生活去乡下与土地、农民为伍；两人在观念上互不认同，甚至是互相蔑视的；两人性格也极富差异，奥勃朗斯基

热情、开朗、乐观，列文则羞涩、敏感又有些多虑，然而这些并不影响他们那从总角时期就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每次见面，两人都能真挚地敞开心扉，交流彼此的苦与乐、爱与求。

现在，正当奥勃朗斯基带着家庭烦恼在办公的时候，康斯坦丁·狄米特利维奇·列文从乡下不期而至。在门外，奥勃朗斯基的同事们可没有多高的涵养，他们均对列文冷眼相待，这使列文极不舒服。好在奥勃朗斯基及时热情出迎，把列文引到了自己的私室里边。在那里，奥勃朗斯基向两个同僚菲立浦·伊凡尼奇·尼古丁和米海尔·斯坦尼斯拉维奇·格林涅维奇介绍列文，并说列文是全国著名作家赛尔吉·伊凡诺维奇·柯兹尼雪夫的弟弟。两位同僚表示了应有的礼貌。可列文并不喜欢格林涅维奇，一方面是因为后者那留有长长指甲的纤细的手，另一方面是后者显然更重视列文那同父异母的作家哥哥。列文当然也很尊敬自己的兄长，但他仍不能接受别人因此对他本人的忽视。奥勃朗斯基把列文的不满看在眼里，他巧妙地引着自己的朋友心情愉快起来。

列文向奥勃朗斯基表明来意，他那英武的大男人的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羞容，原来他要向奥勃朗斯基询问陶丽的妹妹吉蒂的情况。奥勃朗斯基对列文爱恋妻妹的事情已有所耳闻，他为自己的朋友感到高兴。这时候，

奥勃朗斯基例行公事地打发了进来请示工作的秘书，列文对奥勃朗斯基的敷衍塞责表示不解。

“我不懂，你怎么可以那么郑重其事地做些纸上谈兵的事。”列文说，“但你的气派还是令我钦佩的。”

“你迟早也会加入我们的行列，”奥勃朗斯基自信地回敬列文，“别看你现在守着 3000 亩土地，身体强健，日子过得舒适惬意。”

对于这一点，列文不以为然，两人话不投机，最后聊了几句列文想知道的事情，又约好晚上一道用餐，便分手了。

列文告别了奥勃朗斯基，回想自己的脸红感到十分生气。他为没能向朋友直接说出向其妻妹求婚觉得沮丧，而他此次莫斯科之行的目的正是为吉蒂而来。

列文家与陶丽的娘家谢尔巴斯基家都是莫斯科的老贵族，两家过从甚密，列文同陶丽的哥哥又是大学同窗，所以列文成了谢尔巴斯基家的常客。在谢尔巴斯基家里，列文感受到了自己从未得到的家庭的温暖，那和谐的气氛使父母早逝的列文深深迷恋。他爱那家里所有的人，尤其是女人。谢尔巴斯基家的三位年轻小姐的一举一动在列文眼里都充满着神奇的魅力，在大学时代，他就决心去爱她们其中的一个。然而他却无法选择，因为长女陶丽与奥勃朗斯基结了婚，次女娜塔丽亚刚步入社交

界就成为外交家里瓦夫的妻子，只剩下最小的三妹吉蒂，当时她还是个孩子。后来，女孩们的哥哥年轻的谢尔巴斯基公爵参加了海军，不幸在波罗的海溺水而亡，列文与谢尔巴斯基家的关系就有些疏远了。直到今年初冬，列文在乡下住了一年后重回莫斯科，再次看到吉蒂，他才猛醒谁才是他命中注定去爱的人。

出身名门望族，拥有大量资产的 32 岁的康斯坦丁·狄米特利维奇·列文向老谢尔巴斯基公爵的小女儿求婚这是无可厚非的，而且定会传为佳话，但陷在感情漩涡中的列文却把自己看成凡夫俗子，把吉蒂视为天仙，不敢高攀。于是，列文把感情埋在心底，只是每天出入社交场所看看吉蒂就神魂颠倒、心满意足了。这样在社交界混迹了两个月后，列文忽感自己成为谢尔巴斯基家的女婿几乎没有可能性，因为他觉得人们眼中吉蒂的丈夫不应是他这种土乡绅，而应当是城中上流社会里真正的绅士。列文本人也认为吉蒂应该嫁给一位年轻、漂亮、卓越的男子，而并非是自己这样丑陋、宽厚、平凡的男人。在这种想法驱动下，列文突然从社交界消失回到了乡下。不曾想两个月的乡村生活非但没有使列文对吉蒂的感情冷却下来，反而使他越来越想要娶吉蒂为妻，所以他又心急如焚地赶到莫斯科，准备勇敢地开口向吉蒂求婚。

列文原想先把向吉蒂求婚的事情同哥哥赛尔吉说明，但他看到自己同赛尔吉的追求甚为不同，而且两人所关心的问题也不太一致，所以他就改变了主意。他在赛尔吉那里还听到了他的同胞哥哥、游手好闲的尼古拉的消息，他决定尽快解决自己的感情问题后去找久别的哥哥尼古拉。

因为与奥勃朗斯基的友情和奥勃朗斯基与谢尔巴斯基家的关系，列文才来到斯蒂瓦的办公室。得到了吉蒂在溜冰场的消息后，列文雇了一辆马车直奔溜冰场。在溜冰场，吉蒂忽冷忽热的态度令列文忐忑不安。值得欣慰的是当他与吉蒂母女分手时，吉蒂面带甜美的微笑热情地邀请他晚上去家里做客。这个完美的笑容着实让列文沉醉，以至于当他和奥勃朗斯基共进晚餐面对丰富的菜肴时还魂不守舍。

“我知道你这次来做什么。”奥勃朗斯基把列文的思绪收回来。

“你确定吗？”列文紧张地说，“你想这事有可能吗？”

“当然。”奥勃朗斯基肯定地说，并且他说妻子陶丽也认为吉蒂一定会成为列文的妻子。

列文听了极其兴奋，但他还是担心遭到拒绝。在朋友面前，列文抛开了所有的难为情，他向斯蒂瓦诉说了他对吉蒂的热烈的纯洁的感情，也表露了他对求婚失败

的恐惧。他怕不成功的请求会给双方带来伤害。

奥勃朗斯基明白少女们在列文眼里分两类，一类是平凡普通的，带有世人通常有着的弱点；另一类则是完美无瑕的高贵的超出全人类的，而前者居绝大多数，后者只有一位，她就是吉蒂。奥勃朗斯基鼓励自己的朋友，给他以信心，同时说一个男子向女子求婚，只会使那女子感到荣耀，一定不会损害她的名誉。列文此刻全心全意地把幸福寄托在自己的恋情上，他听了奥勃朗斯基的一番话，禁不住高兴得走来走去。

当列文稍微平静下来，又喝了一点酒以后，奥勃朗斯基开始了新的话题，他向列文提到一个男子。

“你认识渥伦斯基吗？”

“不，”列文回答，“我为什么要认识他？”

列文并不认为这个人与他有什么关系，但当奥勃朗斯基说渥伦斯基是他的情敌时，列文脸上的表情马上由狂喜变成愤怒和不快了。

“渥伦斯基是吉里尔·伊凡诺维奇·渥伦斯基伯爵的儿子，来自彼得堡，是花花公子的标本，”奥勃朗斯基接着说，“他非常富有，漂亮，有着良好的家世和应有的修养，现在是皇室的侍从，前途无量。这个风度翩翩的年青武官是在你回乡下以后出现在这里的。他在狂恋着吉蒂，而且深得吉蒂母亲的……你知道她母亲的为人。”

列文的脸色已经苍白，他开始回避关于吉蒂的话题。谈了一会儿奥勃朗斯基的问题以后，两人结束用餐，列文心事重重地回到哥哥塞尔吉那里换衣服，然后去参加谢尔巴斯基公爵家每周四的朋友聚会。

吉蒂·谢尔巴斯基公爵小姐今年18岁，刚刚进入社交界，但她的成功已超过了她的两个姐姐。她赢得了几乎所有参加莫斯科舞会的年轻人的倾慕，同时也拥有了两位看来比较认真的追求者：列文和渥伦斯基。

家里有位女孩待字闺中，作父母的难免要为她的婚事操心，吉蒂的双亲也不例外，他们私下里也讨论吉蒂的终身大事。老公爵站在列文这一边，他认为列文是真诚的，列文的为人也超过了一切上流社会中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公爵夫人却以女人的眼光看好英俊潇洒聪明富有的渥伦斯基，她通过吉蒂的眼神坚信吉蒂是同她一个立场的。公爵夫人并不喜欢爱在乡下居住与土地农民为伍的列文，这点列文没有感觉错。虽然确信女儿会选择渥伦斯基，但老公爵夫人还是有点担心吉蒂当着列文的面不会说“不”。

这个周四的聚会至少有三个人是极端紧张的。7点半钟，吉蒂在楼上更衣时的从容随着仆人通报列文的到来而消失殆尽，她已经意识到列文故意赶在其他客人之前到来就是为了向她求婚。直到此刻，她才真正仔细地考

虑该如何答复列文的请求，她的脸因紧张而失去了血色。

大厅里只有吉蒂和列文两个人，列文终于鼓足勇气向吉蒂提出了婚事。霎那间，吉蒂感到自己也不曾料想的巨大的幸福感向她袭来，可随即她就想起了渥伦斯基。吉蒂是单纯善良的，她并不愿伤害列文，也不想否认自己的确对列文有感情，但在她心里毕竟更加倾向渥伦斯基，所以她抬起头，用清澈的眼睛凝视着列文已现出绝望神色的面孔，诚恳地拒绝了这个好男人。

“这不可能……请您原谅。”

“这是必然结果。”列文低下头，一边向吉蒂鞠躬，一边向门边退去。

但列文没能及时离开这令他难过和难堪的地方，因为今晚第三个紧张的人出现了，她就是吉蒂之母谢尔巴斯基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察言观色，欣慰地看出小女儿正如她所愿回绝列文，于是像每个星期四都能在她脸上寻觅到的那种微笑又回来了。她以女主人的姿态同列文攀谈，列文无奈，只得留下，等客人来多些再伺机而走。

接着到来的客人是吉蒂的朋友——总愿拿列文开玩笑的以自己的神经质为荣的诺德斯顿伯爵夫人，她也希望吉蒂嫁给渥伦斯基，所以她从不放过攻击列文的机会。列文同样不喜欢这位夫人，两人带着相互嘲讽的语气谈了几句，列文心不在焉还想找机会溜走，然而一位年青

军官出现了。

吉蒂的眼神变得更加明亮，列文确定这个身材匀称、面孔黧黑、漂亮沉静、举止得体的气派的绅士就是渥伦斯基。此时，列文反倒并不想离开了，他想知道渥伦斯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公爵夫人给两人做了介绍，渥伦斯基友好而坦诚地向列文问候，并询问列文一些关于乡村生活的问题。渥伦斯基在社交场合是八面玲珑的，当列文与诺德斯顿伯爵夫人因扶乩与灵魂是否存在而发生争执时，他巧妙地化解了矛盾，并轻松地与列文讨论了关于电气和降神术的问题。为了活跃气氛，渥伦斯基提出试一试扶乩，列文并不想参与试验，他拿起帽子想离开，可是谢尔巴斯基公爵又来到客厅。老人毫不掩饰对列文的喜爱，他亲热地拥抱列文，却十分冷淡地礼节性地向渥伦斯基回礼，这使吉蒂异常尴尬。老公爵一离开客厅，列文就悄悄溜出，最后一刻，他听到渥伦斯基对吉蒂说希望吉蒂能参加下周的大型舞会，也看到吉蒂脸上那幸福的微笑。

聚会结束后，吉蒂向母亲禀明了她与列文之间的谈话，然后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到自己的房间。她虽然深信自己没有错，但心里仍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疑惑。躺在床上，吉蒂辗转反侧，一会儿想起列文那善良忧郁的眼神自己就难过得流泪；一会儿想到放弃了列文换来的是仪

表堂堂、举止高雅的渥伦斯基又忍不住喜悦地微笑，两种心情交替着。她在不断地“主，怜悯我们！”的祈祷中渐渐入睡。

这一晚，谢尔巴斯基家里颇不宁静，楼上的吉蒂难以入睡，楼下公爵的小书房里老夫妻又吵了起来。公爵听说吉蒂拒绝了列文，他愤怒地指责妻子在用卑俗愚蠢的手段玷污和毁坏自己的女儿。

“可我什么也没做呀！”公爵夫人委屈得差点哭出来。

“让我告诉你，你究竟做了什么吧！”面对妻子的冥顽不灵，公爵大吼着，“你正在有意勾引求婚的人，这定会成为全莫斯科的笑柄。你举行晚会就别单请你所选定的求婚者，应把所有花花公子都请来，像今晚这样真让我头痛！你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使可怜的女儿陷入困境。再者，我看列文比那些公子哥强一千倍，那彼得堡来的少爷同其他人一样也是个坏蛋，即便他的血管里流着皇族的血，我的女儿也不稀罕他！”

“照你的意思，我们的女儿永远也嫁不出去，如果那样，还不如住到乡下。”公爵夫人固执己见。

“那样更好！”公爵说。

“并且，我没有刻意勾引谁。一个优秀的男子爱上吉蒂，吉蒂也爱……”

“那可真是吉蒂的不幸呀！”公爵打断妻子的话，“你